



读 你会有重生的感觉

记



迟子建：只要我有呼吸 这支笔会陪伴我一直走下去



迟子建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无论春夏，为哈尔滨这座城破晓的，不是日头，而是大地上的生灵。这是迟子建长篇新作《烟火漫卷》中讲述的故事。每个作家都在作品中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地理坐标，哈尔滨是迟子建笔下继 北极村 之后第二个精神家园。

迟子建出生于漠河北极村，听上去就是一个适合作家的地方：神秘、清冷。大概因为身处北极村，方向感就不那么重要，迟子建在哈尔滨第一次搬家时，朋友们帮她搬完，大家一起喝了点儿小酒，喝完她就找不到家了。30年前还没有手机，迟子建跑到一个公用电话亭问一个帮她搬家的朋友，我家在哪里；朋友也是她同道中人，你家在一个绿色的垃圾桶旁边。

迟子建在北极村长大，17岁求学才离开大兴安岭到了山外，1990年来到哈尔滨，从此在这座城市生活至今。初到哈尔滨，她的写作与这座城市没有什么关联，只是它的居民，更像是个过客，她倾情写的还是心心念念的故乡。

慢慢地，当她了解了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风俗，感情在升温，也就有了表达的欲望。从早期的《伪满洲国》，到后来的《黄鸡白酒》《起舞》《白雪乌鸦》《晚安玫瑰》，再到这部《烟火漫卷》。

在完成《群山之巅》后，迟子建便有了《烟火漫卷》的创作计划。

2019年4月正式动笔，写完开头两章，因为访欧而中断了一段时间。然而，在远离哈尔滨的旅途中，小说中的人和事反而更加洗练鲜明。在异国他乡的街头，迟子建也能找到哈尔滨的影子；而当她真正回到哈尔滨，这座城市重新带给她愉悦和安宁。

对城市的聚焦，是迟子建在《烟火漫卷》中的一个重要转变。将城市生活作为小说的焦点，对她来说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没有一个人会说，你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多年以后，一定有责任和义务写这个地方。但是我觉得每个作家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当你觉得一个题材培养成熟以后，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可以从容驾驭它。

写作期间，写累了，迟子建就会停一两天，乘公交车或者地铁，在城区间穿行。她起大早去观察医院门诊挂号处排队的人们，到凌晨的哈达果蔬菜批发市场去看交易情况，去夜市吃小吃，到花

市看花，去旧货市场了解哪些老器物受欢迎，当然，还去新闻电影院看二人转，到老会堂音乐厅欣赏演出。凡是作品里涉及的地方，哪怕是一笔带过，她都要去触摸一下它的门。人世间的烟火，可以说全在作品里了。

迟子建：我喜欢烟火人间的感觉，虽然这些东西未必一定写到小说当中，但是我不经意这样走过的时候，就感染了这种人间烟火气。

我们也许无法亲见北方冰雪都市的黎明黄昏，漫卷城市的，不止烟火，还有无数散发着蓬勃生命的气息。

在《烟火漫卷》中，生活在哈尔滨的人物，每一个都自有来处，又往归处。但无论是已经融入历史背影的犹太人谢晋娜、俄裔工程师伊格纳维奇、日本战俘、民间画师，还是沉迷于普通人生活的刘建国、于大卫、黄娥、翁子安，在经历了生命伤痛之后，仍然在哈尔滨共同迎来早晨、送别夜晚。

有读者问，书中有没有外卖小哥这样的普通人？迟子建回答：上部 谁来署名的早晨 中，谁起得更早、早于日出之前的人，其中就有外卖员。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应该关注的、最湿润的人间烟火。我们每一个作家、每一个群体，跟他们休戚相关。

而朋友们眼中的迟子建是什么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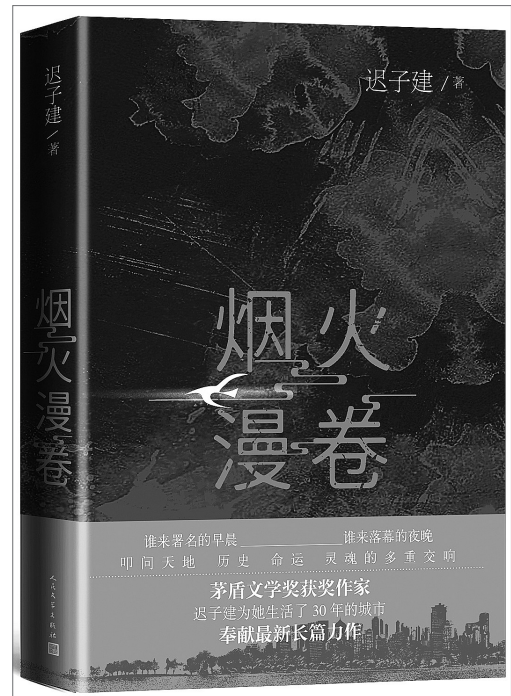
上世纪80年代，李敬泽刚从北大毕业，是《小说选刊》的一个年轻编辑，作为一个满怀惊喜的读者，给当时出版了《北极村童话》的迟子建写信，抬头是 迟子建同志。30多年过去了，李敬泽觉得迟子建身上有一直不变的东西，那种温暖、明亮，对人依然怀着一种天真的眼光。

格非认识迟子建35年，是那种 随时可以抓起电话分享读书心得、甚至人生看法 的朋友。格非印象最深的是迟子建每次给他打电话，声音都十分爽朗，把我耳膜都要震下来。

苏童说：大约没有一个作家会像迟子建一样

历经20多年的创作而容颜不改，始终保持着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一种晶莹明亮的文字品格。每年春天，我们听不见遥远的黑龙江上冰雪融化的声音，但我们总是能准时听见迟子建的脚步。

迟子建说：尤其我经历过个人的创痛以后，我觉得命运可以让两个特别相爱的人离散，可是命运不会让你的笔分离。只要我有呼吸，这支笔会陪伴我一直走下去，是它滋养了我。我希望有一天，这支笔陪伴着我，和我的白发一样，能让我的作品，真正经过岁月的洗礼以后，能够闪光。



张丰

张力奋曾任FT（《金融时报》）的副主编。像他那样的副主编，FT有10多个。他曾经在公开场合纠正过这个副主编并不是什么大领导，只是一个中层。但是在中文语境这样称呼，显得很回事儿。其实FT的总编辑，英语的名片上只写着Editor，但是到中国来，这个词的意思只是编辑，没人理你，中文名片不得不加一个总字。

《牛津笔记》中有很多这样的段子，其实都是跨文化交流所产生的趣事。张力奋曾是《金融时报》中文版的创始总编，曾经专访过温家宝总理。他离开FT时，报社同事按照惯例专门为他制作一张假头版，上面有各种关于他的黑新闻，一篇报道的标题称他是一人两制（One Man Two System）。

如果直译括号里的内容，就是一个人，两套系统，用来形容张力奋倒是再合适不过。张力奋是上世纪80年代初复旦新闻系高材生，1984年中国女排夺冠，他是学校通宵庆祝的一员。毕业后他留在复旦任教，后来考取公费到英国留学，进入莱斯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先是在BBC工作，后又长期服务于FT，成为一个标准的英国媒体人。2015年，他又回到复旦任教。

由于长期在英国生活，张力奋无疑是相当英式的，他为自己地道的英式英语而自豪，在生活中也追求英伦绅士风度。但是，他又始终是中国人，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到北京采访，在天安门广场看到很多人把国旗贴在脸上，那一刻我流泪了。两个系统 在他心中融为一体，有时候甚至难分彼此。

2017年，他到牛津大学访学一年。《牛津笔记》就是他这一年的观察和思考。尽管大致采用一种日记体，这本书所记录的却并不完全是当下，而是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事实上，张力奋是想通过这一年的切面，来展示更广阔的内容，包括他过去几十年的个人经历和中英两国过去30多年的交往史。

张力奋能到英国留学，就得益于大的历史进程。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两国签署联合声明，宣布香港将回归祖国怀抱，这是我们熟悉的大事件，但是人们不熟悉的是，当时还有一个附加协议，由中英两国政府和船王包玉刚先生共同出资，成立中英友好奖学金。英国政府出700万英镑，包玉刚和中国政府各出1400万英镑，凑了3500万英镑，在1987到1997年10年间，每年资助400名左右中国人到英国留学。

1400万英镑现在不算什么，但是1984年的中国，外汇储备还很少，那时有官员到欧洲访问，还把酒店里的洗漱用品带回来作为礼物送给亲友呢。张力奋去英国读书时，还专门多带了几双袜子，因为担心英国东西太贵，这就是那时的社会氛围，清贫，上进，想向先进学习。这10年，中国一共向英国派遣了三四千名留学生去读硕士、博士，其中包括了郭树清、张维迎这些现在相当有影响力的人物。

《牛津笔记》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几乎每一篇张力奋都会写和哪些人一起吃饭。在牛津的正餐会上，有很多世界知名的学者，但是，几乎每一次饭局，都有中国人的名字。如今的牛津、剑桥，中国留学生已经不少，还有很多游客。这两年中国人出国变得容易，对那些到英国旅游的人来说，牛津、剑桥是必不可少的景点。这提醒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人融入世界的程度已经有多深。

牛津大学当然是张力奋个人版中英交往史的立足点。在世界因为疫情似乎变得分崩离析的2020年，读一下牛津的古老和古怪，真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张力奋访学的学院，叫新学院（New College），其实成立于1379年，已经有六百多年的历史，这就是牛津。世界变化飞快，而牛津的建筑和传统，一直在那里。牛津是慢的，落伍的，但又是久经考验的。

有时候想，如果站在牛津的角度看这个世界，或许会有不同的发现：很多让人激动的事件，其实并不新鲜，在历史长河中，真正能起作用的或者成为传统的，只有那为数不多的原则。而学习、追问和思考，一定是人们在这个世界上赖以生存的核心原则之一。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年龄段，有着怎样的学历和阅历，在读这本书时，一定会有重新做回学生的冲动。

不服老 作家刘心武的叙事探险

余冰珏

有人说，2020是一个神奇的年份，许多高龄文学大家在这一年推出新作：106岁的马识途出版《夜谭续记》后宣布封笔，86岁的高龄少年王蒙推出了《笑的风》，78岁的刘心武出版长篇小说《邮轮碎片》，笑着说自己不服老：我一进入写作状态就忘记年龄，写完了以后，哟，78岁了，自己把自己吓一跳。

相比其他致力于小说创作的作家，或许刘心武并不算高产，《邮轮碎片》的推出，距离他上一部长篇小说《飘窗》已过去6年。

创作之于刘心武，是一件十分随性的事儿：我不是专业作家，我是一个退休的老头，我的身份是退休金领取者。但我从小喜欢写作，爱好一直持续到今天。对于刘心武而言，写作就像搞对象一样，缘分到了，灵感来了，自然就开始流动出你的文本，小说也就写完了。

纵观中国当代文学史，似乎绕不开刘心武其人：短篇小说《班主任》开启伤痕文学的先声，长篇小说《钟鼓楼》凭借一场12小时的胡同婚礼斩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尽管自称文坛边缘人，退休老头刘心武却一点都没和时代掉队。作家邱华栋评价，78岁的刘心武仿佛28岁的年轻人，带着好奇勾勒着当代社会风俗画。

在新作《邮轮碎片》中，刘心武将故事空间挪到了邮轮。在这座海上大观园里，四代中国人的命运被浓缩在一起。小说仿佛一件由拼贴布织就的百衲衣，时代变化与人心诡谲被嵌入447个文本碎片之中，文字凝练，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碎片化结构，是刘心武又一次追随时代的叙



刘心武

事探险。上世纪80年代的《钟鼓楼》是橘瓣式，胡同里的家庭个人自成一派橘子瓣，合起来成为小市民生活的整橘子；《飘窗》是折扇式，开场杀人，悬念如同折扇扇轴，随着扇面

的展开披露世俗百态。而邮轮时空受限，宏大叙事不适合；想要写实，现代主义的变形与错位不可取。相比而言，后现代主义同一空间中不同时间的并列的拼贴趣味大可借鉴，于是刘心武确定下来，要拼贴。

如何拼贴？刘心武首先想到了近年接触到的年轻人。

对于许多已经习惯于碎片化阅读的90后、00后，被切割呈现的信息或许比长篇文本更具备吸引力。如果他们被吸引了，则诱导他们将这些碎片自行拼凑起来，整合为具有广度与深度的世道人心图像。翻阅文本间，形形色色的人物命运被拼贴而出：准备写《长安街女子》的三流作家、年近四十还单身的女大学教授、遇见少年时暗恋女子的中年男士。书中8个家庭，携带各自的生命前史和内心秘密登上邮轮，在不经意间相互发酵、摩擦、碰撞。书中人物在刘心武笔下成为牵动社会三教九流、涵盖万世相的金线，明暗相间、似散实聚、伏延千里。

碎片化写作的尝试并非首次。刘心武在创作谈中提及，早在20多年前，自己就在上海《新民晚报》的《夜光杯》上开辟过一句话小说专栏，力图在一个句子里写出场景与人物，并表达出意蕴。例如，婚宴上，新郎一直心神不定，因为新娘的那位远房红歌星表姐直到上场的时候竟还没有光临。

但对于刘心武而言，碎片式的叙述方略依旧是一步险棋，搞不好，会失去对读者的吸引力。怎么解决？刘心武决定向传统文学经典取经。

在《邮轮碎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红楼梦》的影子：在生活流的个体命运和细节描写上，

它喜悦、幽默，偶尔夹杂着讽刺和揶揄，整体气韵上带有悲悯的情怀。而行文间，它冷静白描、客观展示，在不动声色中尽显世情，这种被作家梁晓声称为无怒无嗔的状态，像极了《金瓶梅》。

刘心武说，自己最开始并不能理解《金瓶梅》的作者：冷静得没有道理嘛，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爱无憎，死者自死，生者自生，每个人像苍蝇一样，拍死就拍死，其他的苍蝇从拍死的尸体旁边飞过去，无动于衷，生活继续发展。

但这样冷峻甚至冷酷的文本有一个优点，勾勒出生活的原生态。刘心武没法那么冷静，只能努力抑制住写作者对人物的主观爱憎。对自己以外的他者生命，他早已修炼到尽量都包容的境界。小说里没有好人，也没有坏人，没有一个正面的榜样，也没有一个反面的坏蛋。

书中的教授斯，为了自己的前途左右逢源，不惜出卖他人，在生活中令人反感。当他在洗手间门口被臭揍一顿，读者觉得大快人心，刘心武作为叙述者，却给了他们人的关照和悲悯：他上个洗手间怎么就被打了？凭什么？用私刑解决自己的怨恨。每个人都有生存困境。

这本小说是写人性的、写人心的，写人的内心秘密的。刘心武认为，文学的主要功能就在这儿，不在于通过文学肯定一个什么东西、否定一个什么东西，主要就是要去揭示人心。

名为碎片，实想整合，通过碎片化的叙事，刘心武更希望呈现出中国当代众生相。为什么文学不死？就是因为人性是永远不可能像其它学科一样探讨出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规律、意义，或者定理、公式。这是文学、作家永远会存在的理由。刘心武说，自己无非是参与在文学历史场合中的一个喜欢写作之人罢了。

职场社恐怎么破？先琢磨一下你的身体语言

闫晗

社交恐惧是当代青年的流行病。当你还处在校园和家庭的保护之下，害怕与人沟通，还能缩一缩躲到蜗牛壳里。一旦进入职场，你就被期待是一个专业、高效、会表达的人，需要为团队创造价值，要跟形形色色的上司和同事打交道，不一定有人鼓励倾听你。

沟通能力强的人，运气总显得比别人好，会获得更多的机会。

人人都知道好好说话的价值，但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做。国际知名沟通专家莉尔·朗兹写了一本《跟谁都能处得来》，从自信、关爱、清晰明确、信誉、共生五个维度拆解职场中可能面临的问题，描述场景并提出适用的小妙招，像是一套见招拆招的刀法。

光是塑造自信的形象这点就难住了不少人。丽维亚工作出色却未能得到提拔，是因为她什么都好，可身体语言缺乏自信。与人打交道时尽量缩小自己的身体，好像不愿意被人看见，交谈时肢体僵硬，胳膊交叉抱在胸前，显得防范性强。这些犹犹豫豫的小动作，让人想象不出她有能力强热情地带好一个团队。一流领导者往往往肢体移动的幅度比较大，毫不拖泥带水。

如何让身体语言变得舒展？莉尔·朗兹建议，

占据更多个人空间，会让你的心态更自信。每天早晨起床时，挺直腰背，两手放在头部正上方，十指扣紧，分别往左侧和右侧拉伸身体，舒展双臂，围成环形在空中画圈。伸伸腿，朝空气做踢腿动作。每当需要演讲或召开重要会议之前，也可以找个没人的地方练习这套动作。

另外，把每一扇门当成免费的私人健身教练，每当你从门口进出的时候，提醒自己，把头再抬高一点（仿佛头发能触到门楣），胸再挺起来一点（仿佛胸部先穿过门框）。无论是进会议室，还是去上司的办公室，昂首挺胸，抖擞精神，坚持一阵，良好的仪态就会成为习惯。

但注意，不能自信过头甚至傲慢，要避免传达出高人一等。我就是比你强的举止，比如：盛气凌人型，双手叉腰，身体后仰，脚踏到桌上；漠不关心型，没有眼神交流，表现出无聊，拒人千里型，双臂交叉，翻白眼，说话时把头扭开。

身体语言除了表达自信，还能传达出关爱。受欢迎的主管西德尼跟员工谈话时，会把身体完全朝向对方，这个习惯来自她做剧场灯光设计师的父亲，小时候父亲曾跟她玩过一个游戏，让她想象一个大手电筒从自己的胸腔里往外射出光芒，无论跟谁说话，都要把手电筒朝向对方。射出的光束会让对方觉得，你在认真倾

听，努力理解，并且由衷地欣赏他。关爱是会产生光芒的。人们并不在乎你多有学问，除非他们知道你在乎他们。这句话不仅适用于职场，也适用于其他沟通场合。

身体语言到位了，正确夸奖别人也很重要。如果同事帮了一个忙，仅仅说一句谢谢是不够的。夸奖的话要具体，加上细节，要描述对方帮了你多大的忙，尽量多表达感激之情。

比如同事帮你修改了报告，你说：天哪，这真是太棒了！你一定花了不少工夫。本来不好意思麻烦你的，但我实在束手无策。我就知道你不会袖手旁观的，真的太谢谢你了。在写作方面你比我在行多了。下次有什么我能帮的，你尽管说。这样说更有感染力，对方也会开心。

还有一些小窍门：将对方面说出的话，在心里用自己的语言复述一遍，有利于记住重要的部分。当上司、同事或客户发脾气的时候，别说话，假装没看见，把他们看做吵闹的婴儿就好。

跟谁都能处得来，值得我们去追求，因为在良好的人际互动中，自己也会变得更快乐。

《跟谁都能处得来》 [美]莉尔·朗兹/著 薛伟/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